

于雷 著

中国归还者联合会在抚顺战犯

管理所院内建立谢罪碑，以表达对

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诚意。

「中归联」会员塚越正男，

给孩子起名叫「真理子」和「友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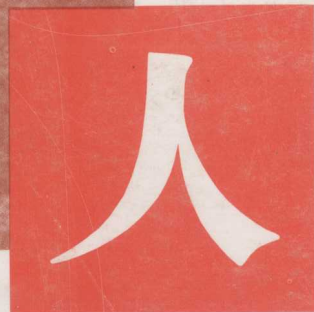
「真理子」纪念他在

抚顺获得了人生真理，

「友好」表明他世世代代与中国

人民永远友好的心愿。

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



REN YU GUI

日本战犯关押纪实

鬼与

人与鬼

——日本战犯关押纪实

于雷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年·沈阳

人 与 鬼
——日本战犯关押纪实
于 雷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七二二工厂印刷

字数:214,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1/2 插页:8
印数:1-500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魏运佳
特邀编辑:王大学
修玉祥

责任校对:张小沫
版式设计:韩梅
封面设计:杜凤宝

ISBN 7-5382-4400-X/I·136

定价:1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目 录

- 第一章 战火中的来客 /1**
- 1 一列奇特的囚车 /2
 - 2 简洁的交接仪式 /4
 - 3 白发将军的碎梦 /8
 - 4 金色晚霞的感慨 /13
 - 5 可怕的黑夜 /17
 - 6 总导演的告白 /21
 - 7 奇妙的姻缘 /23
- 第二章 顽抗者的较量 /26**
- 1 不许喧哗 /26
 - 2 必要的浪费 /30
 - 3 象棋及其他 /32
 - 4 昔日的“松花垫” /36
 - 5 风雪之夜 /40
 - 6 火光里的谜 /43
 - 7 第一个背叛天皇的人 /46
- 第三章 心灵上的战场 /51**

- 1 贵在知己知彼 /51
 - 2 进行悔罪教育 /55
 - 3 旁听生和对台戏 /58
 - 4 为了他们健康 /60
 - 5 联名上书 /65
 - 6 小道消息 /69
 - 7 舌战“洁白”将军 /70
 - 8 爆炸性的发言 /74
 - 9 拒绝回答 /77
- 第四章 赖不掉的罪行 /81**
- 1 紧张的气氛 /82
 - 2 跨越的勇气 /84
 - 3 检察官的自白 /90
 - 4 矛盾的结局 /93
 - 5 在铁证面前 /101
 - 6 血泪的控诉 /110
 - 7 拷打赵一曼的凶手 /116
 - 8 批判军国主义 /122
 - 9 少女的头骨 /125
 - 10 巨大的变化 /128
- 第五章 难忘的参观 /132**
- 1 梦一般的现实 /133
 - 2 炕头上的宾客 /136
 - 3 带血的纪念碑 /141
 - 4 笑与泪的旅游 /150
 - 5 高楼旁的废墟 /156
 - 6 人生的转折 /162

第六章 审判与宽释	/166
1 悲喜之间	/166
2 周总理的关怀	/168
3 庄严的审判	/170
4 正义的判决	/174
5 归国不是梦	/184
6 唯一的女性	/192
第七章 人道的狱内生活	/195
1 医疗卫生	/195
2 歌舞戏剧	/198
3 剑与笔	/204
4 通信·探监	/240
5 接见参观团	/245
第八章 坚定的和平战士	/252
1 绵绵思念之情	/253
2 成立自己的组织	/259
3 反对军国主义	/260
4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	/261
5 促进中日友好	/263
6 激动人心的互访	/267
7 飘落的一枝樱花	/272
附录 藤田茂言论择抄	/277
后 记	/291

第一章 战火中的来客

1950年盛夏，全世界都在焦虑不安中度过。巴黎的小姐，伦敦的绅士，多少人取消了他们浪漫的东方避暑之行。日本的一位著名作家对人类的前途绝望，在早已剖腹自杀的恩师墓前服毒身亡；缅甸的一位佛教徒愤恨战争，在广场上引火自焚……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已经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第三次世界大战处于危险的边缘。

空前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五个年头。中国牺牲的3500万同胞的尸骨刚刚覆盖着茂密的青松碧草，德、意、日法西斯屠杀的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不知多少千万的生灵，刚刚听过悼念的钟声，战争的阴云竟又笼罩着亚洲。

当美国远征将军杜勒斯拿着望远镜，得意忘形地从鸭绿江彼岸窥视着伤痕未愈的中国国土时，多么可惜，他没有望见一列囚车正载着一部分日本战犯开进了我国的北疆。美国的军事冒险家说：“三个月征服全中国！”日本战犯也说：“1950年是人类最有希望的一年。”

这真是当代饶有风趣的两相映照：一面是想进行一次捉弄历史命运的世界大战新尝试；一面却在展览已经被历史嘲笑了

命运的战犯下场。

1 一列奇特的囚车

1950年7月末，苏联《真理报》在大字标题报导朝鲜战场血雨腥风的新闻版左下角，刊载一条消息：“日本战犯971名被押解出境。”（其实，只有969名。其中2名因病留下。）

早在1948年11月12日，远东军事法庭已经宣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7名绞刑，11名无期徒刑。苏军曾从中国东北和朝鲜先后抓去六十多万日军战犯和战俘，押解到苏联的伯力等四个集中营，强迫他们从事挖煤、修路等重体力劳动。分期分批释放后，余下所犯罪行与中国有关的九百多人，在紧张的世界风云中移交中国。

1950年7月18日，暮色苍茫中，一列奇特的囚车从苏联开进我国北疆绥芬河车站。

的确是奇特的囚车——一列长长的闷罐。车外皮的棚顶，有苏军战士横躺竖卧。两侧沿着车身悬挂一排跳板。每两节车厢之间站着几名全副武装的苏军哨兵，并且安装一部警备电话……

大约30人挤在一节车厢里。闷热、吵嚷，混杂着归国的梦想、灭顶的猜测、恶毒的叫骂。自然，窃窃私语中少不得在苏期间调戏妇女的浪漫、偷盗食品的冒险……

谈话大体可分为“乐天派”和“悲观派”。

“送我们回国，这可是苏联许下的诺言呀！”

“兵不厌诈！说不定拿我们当人质，要挟美国撤兵哩！”

“哪里！咱们在中国作了那么多‘好事’，创造过‘王道乐土’，老百姓肯定会夹道欢迎的！”

“等着噩运来临吧！用机枪就这样：突突突……”

“胡说，大和民族有责任拯救人类！十年后再把太阳旗插在中国！”

“美国一打进中国呀，来个‘开门放’！瞧好吧！”

“唉，叫我说呀，早点到家，吃上一顿红豆饭，领着老婆孩子跳一场盆舞……”

于是，有的哼起盆舞小调，有的咧着大嘴痛哭，有的向东方遥拜，还有的人似乎在低泣。不，是在唱一支满洲事变时流传在日军中的小调：

这泥泞的小路，
要走几十程？
三天两夜忍饥渴，
雨暴风狂铁甲鸣。

……

囚车载不动如许浓愁，以至按预定抵达日期迟到了四天。

这些大大小小的日本战犯，当年在偌大个中国，干下了多少令人发指的侵略罪行啊！笔者面前堆放着大量的日寇罪行图片。

“9·18”一声炮响，日本军国主义开始了侵华战争。

刽子手正鬼眼狰狞，拎着我们同胞血淋淋的人头耀武扬威。用铡刀惨杀了我们无数的被俘人员，活埋了我们的无数同胞，奸污了我们的无数姐妹。

有的孕妇被鬼子轮奸之后，又惨遭剖腹，被活活地挖出胎儿。

烈士头颅被高悬示众。

1937年的南京大惨案，鬼子杀害我同胞三十多万人。南京郊外的一个小小池塘，也溺尸累累，淹死我三百多名同胞。

数不清的婴儿尸体：有的被刺刀挑死，有的被活活打死，摔死，砸死！最残暴的是：把我们活蹦乱跳的孩子们用削尖了的竹竿一串串地穿起来，让母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儿惨叫而亡……

日本强盗一手进行军事进攻，一手进行政治迫害。施行“以华治华”、“分而治之”的毒辣政策，到处建立傀儡政权。

成立了以满清皇帝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以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以大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大汉奸汪精卫为首的伪南京国民政府。

一座座的衙门，像一张张吃人的血盆大口！

一道道的法令，像一条条冰冷的皮鞭和绞索！

集家并村，抓捕劳役！

无数爱国志士，被蒙头盖目，押上刑车！

这阴森森的监狱，多少同胞坐穿了牢底！

这血淋淋的绞索，已经变得又粗又粘！

施行经济掠夺。一船船，载走我们的无数血汗；一车车，抢走我们数不清的宝藏。

夺走了财富，送来了他们的文化侵略……

日寇疯狂地发动侵华战争，使我神圣领土，痛受蹂躏，中华儿女，惨遭杀戮；使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遭到空前未有的深灾大难！哪座青山没有烈士的尸骨？哪条江河没有民族的血泪……白骨累累，铁证如山；血海深仇，永世难忘！

2 简洁的交接仪式

绥芬河车站，像一位饱经忧患的老人，屹立在小山岗的半山腰；一排黄色的平房，掩映在一片绿树丛中。日俄战争时，俄

国兵就是从这儿闯进我国领土；第一次欧战时，日本兵就是从这儿杀进我国。它曾是帝俄所霸占的我国中东铁路的始发驿，也曾是日本掠夺我东北的满洲铁路的终点站。它头上吞吐着百年来的内外风云，仇恨却郁结成莽苍苍的林海。然而，它今天已经成为新中国的北疆壮士，头上的五星红旗笑得忽拉拉地山响。

一个星期前，我国派出的代表团便到达了国境线上的绥芬河。是周总理打电报给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处长陆羲同志，委托他做总代表，组成一个150人的代表团，前去接管日本战犯。陆羲高个子，很魁梧，五十多岁。执行代表是董毓峰（东北公安部预审处副处长），四十多岁，瘦瘦的，长瓜脸。刚从东北公安干校调来的干事兼翻译金源，二十五六岁，浓眉大眼，面色红润。还有一名医生、三名护士，一百多名公安战士。全都穿着黄布军装，胸前挂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左臂佩戴的椭圆形标志上，印着“公安”二字。

在站台候车室，执行代表董毓峰受到几名青年男女的“围攻”。

“董处长！你什么时候派我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呀？”

这是高身材的护士赵毓英，虚龄21岁。

“我们做梦都盼着为人民服务。可谁知道……”

这是护士关慧贤，才18岁，十分地文静、典雅。她没有说完的话，由护士小张给接了下去：

“谁知道，叫我们来伺候杀人不眨眼的战犯！”她眼睛那么一麻搭，就像真生气了似的，使一些年轻小伙子们大笑不止。

“算啦！”金源敏捷的身子往中间一横，说：

“一个女孩子家，就应该在后方干点什么。可我，应该到朝鲜前线去。我是朝鲜族，老家正在受难……”

“好哇，他瞧不起女同志，你们能饶他？”

“不饶！”三名新出校门的女护士一齐举起拳头，笑着冲着金源追了下去。特别是张素卿，总是笑得那么甜，那么得意。

他们都是一个半月前，和战犯管理所的几十名干部、一个守卫连，先后从各地调来的。他们就在管理所的办公室铺草住了十多天，进行过学习。上级要求他们要有共产主义胸怀和国家气魄，发扬红军不虐待俘虏的好作风，做好管教日本战犯的工作。

“党叫干啥就干啥！”他们都表过决心。可是，心里多么不平静啊！守卫连有多少战士，亲人被鬼子杀害，他们从老一辈的手里接过枪，在战场上东奔西走，要逮住仇人咬死他们！又有多少干部、看守员，从日寇制造的火海、饥饿和血泊中挣扎出来，是吞下仇恨和眼泪长大的。如今，仇人就要见面了。但是，“不许打骂”，“优待俘虏”……有的在道理上懂，感情上却不通；有的则干脆咽不下这口气。

一声汽笛长鸣，那列奇特的囚车进站了。车顶上的苏军战士摇晃着船形的黄卡其布军帽，双臂高举，呼喊道：“乌拉”……

就在小站的中央摆了两张长条桌，东边是中国代表的席位，西边是苏方代表的席位。

“少校布拉钦科，奉苏联政府的命令，现将侵华战犯 969 名，移交给中国政府处理。”

布拉钦科身材高大，黄呢子军大衣，带着金边红地的肩章。他行过军礼之后，取出战犯名册两份，一份自己留下，一份交给中国代表。

陈羲声音洪亮地说：

“我受周总理的委托，代表中国政府和总理，接管苏联移交的日本战犯！”

闷罐的车门打开了。战犯们一下车，便倒抽一口冷气：

“绥芬河？”

“我们从前杀害共产党最残酷。如今却落在中共手里，定是九死一生罗！”

“哪里！苏联答应送我们回国的。在中国不过歇歇脚罢了……”

“别担心！中共不敢扣留我们，美国和联合国能不过问吗？”

“我们帮助满洲国建设有功，中国人会热烈欢迎的。”

特别是那些曾经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战犯，一下车就深深吸几口中国北方的空气，不住地叨念：“怀念哪！”、“久违啦！”几乎要和四周的警戒战士寒暄一番了。

点名了。苏军念一个名字，金源便用日语核对一遍。

“佐佐木到一！”

“哈衣！”

“武部六藏！”

“哈衣！”

“岛村三郎！”

“哈衣！”

“藤田茂！”

“哈衣！”这一声回答最响亮。只见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两撇卷梢仁丹胡，胡须浓密，须梢上翘，左右两方，十分对称。前额不多不少，整整两条深深的皱纹。眼窝格外地深，瞳孔格外地黑，头发格外地白，乍一看，他和从前日本仁丹广告上的那个老头一模一样。

不愧是日本侵略军的“表率”。他双手垂直，指尖拼拢，脚尖距离形成 80 度角，胸脯挺得高高；下颚收缩，闭紧嘴唇，两眼瞪大，直勾勾的，似乎在问：“像不像一部活的步兵操典？”

中苏双方的代表都不约而同地笑了。

战犯们背起沉重的行囊，一行行地登上了停在对面的中国普通客车。有的背包里装了一些金属破烂，走一步，哗啦啦地响一串，连战犯们自己也被逗笑了。

这辆客车刷的绿漆，打扮得十分漂亮。车厢里干干净净，座席也很考究，显然与坐闷罐的命运不同。但是，玻璃窗却糊上了报纸，车厢门外布满了持枪的战士，这一切，分明不像迎接“老朋友”的样子。于是，“乐观派”也沉不住气了，脸色像七月的天气，阴一阵、晴一阵。难怪一名战犯打着冷战喃喃地说：“此行，凶多吉少啊……”

苏方代表并不讳言他们的观点，临别时，他们附在我方代表的耳边说：

“这是一批极端反动的法西斯魔鬼，根本无法改变他们！”

3 白发将军的碎梦

列车深夜开动了。

打了八年抗日战争，又打了三年内战，新生的中国诞生还不到一年。但是，迟到的和平，已经足以使烂漫的山花陶醉，星光也格外地皎洁。不过，战犯们却看不到这些，因为车窗上糊着报纸。

由苏联的大闷罐换乘新中国的舒适客车，毕竟使战火中的来客平添几分温暖与希望。于是，有的祈祷，有的念佛；几人沉思，几人细语……

一名异国将军，当他奔波到须发苍苍时，却成了败战的阶下囚，正被运往他们曾经蛮杀狞笑过的国度，这时，他心里正在想些什么？

一位战胜国的代表，当他踏着血迹厮杀，终于擒住了敌首，正押送他们进牢房时，他的心里又正在想些什么……

执行代表董毓峰，摇晃着高大的身材，带领着金源和三名护士，逐个车厢察看。当他和敌方将军们的目光相遇的一刹那，哪位大作家能够写清此时此刻双方的心海激浪啊！

列车隆隆，彷彿在岁月的隧道里沿着历史的时空倒流。

打量一眼已被摘掉军衔的那位小老头。他叫佐佐木到一。他闭着眼睛，也许乘着梦的碎片飞到了1927年。别小瞧，他可是日本侵华的老牌“功臣”。自1927年至1929年，他作为日本参谋本部的“干将”，先后被派到中国，与蒋介石、张宗昌、何应钦、阎锡山、曹汝霖、程潜、汪精卫、张作霖等很多军阀政客交过朋友，交换情报，挑动事端，破坏中国大革命。蒋介石还曾发给他自由出入特别军事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通行证。1927年7月，金谷大将要他向蒋介石当面传达如下秘电：“日本期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彻底与共产党断绝关系，将来在与日本联络下行动。”蒋介石委托佐佐木回电说：“自1926年，我军已无共产党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府，也正考虑同样与共产党分手。”可见，蒋介石破坏大革命和将共产党人推进血海，是有国内外背景的。

1937年12月13日，他任华中派遣军第16师团30旅团少将旅团长，率部杀上南京的紫金山……1936年，他指挥“东边道讨伐队”斩了一名朝鲜人谎报说杀了金日成，伪满的军政部赏他10万元。他的凶残和欺骗，一切都按预期进行，惟一没想到的，就是1950年7月，竟坐在中共领导的新中国的囚车上摇摇晃晃地打盹。

那位中将师团长，高高的身材，目光呆滞，总是盯着自己的膝盖出神。他叫铃木启久，当年是执行“三光政策”的“凶

神”。曾沿我长城内外到处建立无人区，烧光！杀光！抢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系列大惨案。仅河北省滦县“潘家戴庄惨案”，就杀害和平居民一千二百多人，其中，19名幼儿被摔死，63名孕妇被杀害，一百多名妇女被强奸，有的被剖腹挖出胎儿……

那是日本宪兵大佐、伪满宪兵少将齐藤美夫。四方脸，宽下巴，须发坚硬如针。仅在我东北抓捕中共党员和爱国军民有据可查者，即达6.3713万人之多……

董毓峰的目光落在“白发将军”藤田茂的身上时，他正笔直地端坐，像一块岩石，陷于沉思的大海。护士小张问他：“有什么不舒服吗？”他几乎没有听见。

藤田茂的回忆正从列车开始。

……列车徐徐移动。人潮退去了。忽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跑到车前。

“阿茂！不要辜负你爸爸用过的那把战刀！”

那是1913年，藤田茂5次侵华当中的第一次。随陆军13师进驻我东北公主岭。

父亲是职业军官。给他的这把宝剑是真正的名牌“长崎造”。他第一次欣赏这把刀时才13岁。那是一个元旦。广岛市清晨登弥山去看日出。阿茂也跟着爸爸登上弥山。爸爸猛击一掌，叫他记住：

“元旦日出，是天神通知人类：‘大和民族最优秀，应该统治全世界！’”

阿茂玩赏了父亲的那把刀。三尺长的刀身，锃亮！拿到手里，只要迎风一抖，那刀身便发出呜呜的响声，令人不由得胆战心寒。刀身有几道金刻的花纹，花纹中有藤田家的家徽。

广岛月夜，红叶多么美啊！与清朝订不平等条约的老政客伊藤博文，就常来这里看红叶。传说有一次，他抓住一位少女的手说：“多么像红叶，秀色可餐哟！”从此，广岛便出现了独有的特产红叶馒头。

其实，他认为“秀色可餐”的，岂止是少女柔嫩的手，而是整个中国与亚洲！

藤田茂刚刚吃过红叶馒头，便被派往中国的东北。临行前，他穿上广岛名牌的绸衫，扮成名流雅士，在一家酒馆痛饮。

“一点心意，请收下吧！”侍女双手过顶，捧呈给他的是一块白绸布，绣了些红线。这叫做“千人针”，是女人赠给出征将士的。传说从前有个人叫木村重吉，出征前他的妻子用黄布做地，求许多妇女缝上红线，再钉在铠甲下的一块绸布上。其后，此风便风行于世。

到“七七”事变前夜，他再一次侵入中国时，已经和小他10岁的喜代子结婚，并且有了一男一女。本来这时盛传“贤妻死钱”的故事。缘起是“九·一八”后，有一个井上中尉，出征前，他的妻子以自杀壮行。景况是：床上铺好了洁白的棉花，用短刀切断自己的喉咙，留下一份遗书，说她为从事侵略战争的丈夫而死非常幸福，嘱咐丈夫莫有后顾之忧，一心为天皇效命……这个故事，报纸大加报导，多少人东施效颦。然而，笑话也出了不少。有些妇女，报纸刚刚报导她“死钱而亡”，却有人又碰见了她……

喜代子没有这样做，倒是趁屋里没人的时候，附在藤田茂的耳边小声嘱咐：“一定要健康地回来！”

列车仍在夜雾茫茫的大地上隆隆地叫。他想：是不是要带他到河南去？

……1939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日，他亲自率队到山东省安邑